

哲学史

37 斯宾诺莎的理性与情感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理性与情感》，这引出了他的伦理学——毕竟，伦理学正是他这部主要著作的标题，尽管他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才阐述这一点——并最终将我们引向他泛神论哲学中显而易见的宗教内涵。因此，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他提出的前提，我希望大家现在已经对这些前提有了清晰的认识。第一个前提当然是他的二元论一元论。

存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存在体，即物质，它至少具有两种属性，我们目前已知的两种。思想似乎蕴含着有意识的组织和延伸，也就是说，蕴含着物质存在。因此，他用当时的机械论科学来理解这个存在体的物质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他似乎在思考这种有意识的、可理解的组织形式，这与斯多葛学派的逻各斯（Logos）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后者被亚历山大的斐洛与犹太教联系起来，后来的基督教思想家也对其进行了研究。因此，正如斯多葛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在整体现实中存在着这两个方面，它的两个侧面。

宇宙包含物质的本质，基本物质，元素物质；也包含逻各斯的结构，即宇宙的秩序，正是这种秩序赋予了宇宙独特的结构。你可以称之为自然，也可以称之为上帝，它们本质上是同一事物。在有限的层面上，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的一切，正如他所说，都只是有限的瞬间，有限的模式，是包罗万象的本体中有限的瞬间。

因此，你现在的想法是上帝清晰明确的思想，而非你自身思维的清晰明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和生理过程，显然是整个物质宇宙的一个有限方面。所以，这种双重性既适用于无限包容的层面，也适用于有限具体的层面。

我对“模式”的概念理解有误。他一开始把模式描述为改变或改变物质本身。这是指从无限变为有限吗？不是。

因为他描述的是一种有限的模式。他谈论模式时，就好像它们是某种修改。就好像正如你所说，某种变化发生在“一”之中。

包罗万象的那个本身会改变吗？不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会改变，因为它始终是包罗万象的。既然它是包罗万象的，那么它就不可能变成任何东西，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可能性。

一切变化都发生在有限的模式之中，这些模式在包罗万象的宇宙中来来去去。所以，你昨天的想法和今天的想法都是变化，因为它们在永恒的整体思想中来去去。你看，这就是包罗万象。

你的身体变化，体位改变，脱发。这些都是有限层面的变化。而包罗万象的事物则涵盖一切。

所以你不能说上帝，那唯一的神，在改变。不，祂是永恒不变的。

但变化发生在有限的过程中，也只有在那里变化才会发生。上次我们谈到错误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自身也犯了错误？让我们从善恶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上帝之中有恶吗？上帝之中有错吗？我们上次看到，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善恶都是相互混淆的概念。

它们并非清晰明确的观念，而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在现实中，我们所谓的善恶并没有客观的对应物，也没有客观的参照点。

善与恶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界限，恶与善之间也不存在客观的界限。同样，谬误也是如此。你看，谬误源于我们认同的混乱观念。

我们认为同意是出于自由意志，但这本身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此，所有关于错误的认知都源于我们自身的认知混乱。而这种情况在上帝身上并不存在。

你看，只有在有限的思维模式下，才会出现那些清晰度和区分度的缺失，那些困惑，那些想象。我们有三种思维模式。

观点、想象、理性。上帝只有一种清晰明确的理解，那就是理性。所以上帝不会犯错。

所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思考事物？但实际上，当我们思考事物时，我们并非在思考事物本身。如果某事物并不存在，我们就无法思考它，对吗？我们只是在产生一些混乱的想法。想法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念头。

它们不是物质。只有一样东西是实体，那就是上帝。

所以，如果你对某些有限事物有错误的观念，那说明你对上帝的理解很模糊。因为任何有限事物都是上帝的一种有限模式。因此，你的错误仅仅源于你对同一实体及其属性和模式的混淆。

露丝？倒也未必……你讨论过，行善是一种生存策略。我们之所以决心那样做，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有利。而他说，只有以正确的理性生活，我们才能过上有德的生活。

我的问题是，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通过理性，我们能否继续获得正确的答案和信息，从而……嗯，这也符合斯多葛主义。记住，对斯多葛学派而言，重点在于运用正确的理性，即思考自然秩序并接受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斯宾诺莎的观点本质上也是如此。

对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有清晰明确的理解，会带来平静、美德等等。但另一方面，你说得对，当他用第四点和第五点来谈论这些观点时，听起来确实更像是柏拉图式的，而非斯多葛式的。而正是这类观点，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犹太教的卡巴拉文献。

在犹太思想史上，既有犹太柏拉图主义，如斐洛；也有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如摩西·迈蒙尼德；而卡巴拉文献则更接近诺斯替传统。

至少，通常都是这样描述的。我们遇到的诺斯替传统是二元论的。但也有另一种诺斯替主义，它认为存在着等级制度。

你看，这是一种单向的存在等级制度，就像我们在中期柏拉图主义中看到的那样。他们从新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继承了这种制度，而新毕达哥拉斯学派又受到了诺斯替教的影响。当然，这种制度也渗透到了新柏拉图主义中。

在我看来，即便这种成分源于犹太教卡巴拉文献的影响，强调对上帝的爱，以及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诫命——古代以色列的《示玛篇》（Shema），“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等等。而幸福就蕴藏于对上帝的爱之中。但这并不妨碍它受到柏拉图式思想的影响，即便是在卡巴拉传统内部。

这样说得通吗？你知道，你可以看看他思想的整体结构，还记得我是怎么描述那些词语的吗？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存在层级。但问题就在这里：上帝之外并不存在任何流溢。你看，有限之物并非上帝之外的某种东西，也不是从上帝溢出而来。

在新柏拉图主义中，这就是流溢的含义。它们是上帝自身本质的体现，是从上帝那里溢出的。然而，不，这些是上帝自身存在的模式。

这完全不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它似乎更接近斯多葛派的泛神论，尽管其中也包含一些伦理方面的意味，可能更接近柏拉图。明白了吗？我看到有人点头，眼睛睁得大大的，很警觉。

好的，那么其中一个前提与二元论有关。既然我在讨论中已经提到过，那么另一个前提则与善恶这种充满想象力且令人困惑的概念有关。好的。

所以，善与恶并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界限。不。当然，另一个前提与他彻底的决定论有关，即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由上帝的本质决定的。

因此，每一种有限的思维模式都由其他思维模式的因果效应决定。自然界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由有限的物理事件引起的，而这些物理事件又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如此往复，这是一种彻底的、普遍的决定论。我们稍后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但昨天有人在办公室里问了关于斯宾诺莎的问题，两个人也一样，他们就这么冲进办公室，问了一通关于斯宾诺莎的问题。

其中一人问道，究竟是什么驱动着这个持续的因果过程？你看，是什么驱动着这个过程？显然，不仅需要某种东西启动它，还需要某种东西维持它。你看。

当然，答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上帝的本质，也就是因果驱动力。你看。或者，正如他在发展其心理学理论时所说的，就是努力（conatus）。

现在，我们心理学术语“conative”（意动的）就源自拉丁语这个词。意动倾向指的是与意志、自信等等相关的倾向。驱动力。

所以，努力（conatus）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内在的拉力、内在的驱动力，它贯穿万物。它是存在的本质。就好像他在说，等等，你们这些机械论的科学家们。

物质真的如此死寂吗？或者它其实是一团能量？你看，如果这就是他所持观点的根本原因，那他岂不是超前了几百年？你看，物质真的死寂、惰性，只受外部作用力影响吗？这正是机械论的观点。

或许，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说物质在某种意义上是活的，充满神性，他们的说法并非全然疯狂？还记得泰勒斯吗？斯宾诺莎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思考。下周，当我们探讨莱布尼茨时，你会发现莱布尼茨将现实的基本组成部分理解为能量单位。

你知道，他谈到物质，哦，他是个多元论者，认为物质有很多种。每一种物质都是能量或力的单位。他以前没听说过 $E=mc^2$ ，但他理解了这个概念。

对于1700年的人来说，这还不错。只要问问他某个前提的问题，但这种决定论并非他整个伦理体系的核心，他写的这些东西难道不是浪费时间吗？既然你已经决定要读，那读它的意义何在？了解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嗯，你说“意义何在”是什么意思？意义究竟是什么？嗯，当他谈到最好的做法是让自己变得有点不协调，从而达到某种智力水平时，这似乎表明，无论我是否尝试这样做都无关紧要，因为一切反正都是决定性的。所以，你所说的“意义”是指目的是什么，还是他是否在推导出自相矛盾的结论？你指的是目的还是自相矛盾的结论？所以你是想论证斯宾诺莎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

我原本希望你反问，如果一切都已注定，那努力的意义何在？你看，他的观点是，这其实是“意义”的第三层含义。他想表达的是，一切皆已注定这一事实并不排除我们个人的努力，因为因果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我们个人的努力，甚至包括提出“意义何在？”这个问题。不过，这或许是个令人困惑的想法。

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既定的。所以，我们思考的过程，比如争论它是否矛盾，都是推动我们前进的过程的一部分。你看，要记住，对他来说，思维过程是多么的决定论。

你也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这一点。比如，你深夜和斯宾诺莎辩论，思绪万千，以至于上床睡觉后，仍然无法平静下来。这种思考没完没了，永无止境。

凌晨三点，你还在反驳他的一些论证和命题。而且精神抖擞。你会想，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你身上吗？嗯，你知道，这个具体的例子可能不属于我，但我认为，这种事发生在我们很多人身上。

是啊。你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过程。你无法控制。

即使在演绎证明的过程中，你也会不由自主地被引向逻辑结论。明白了吗？昨晚在关于日本音乐的讲座上，穆尔教授讲到他会弹唱几句或弹奏几段钢琴曲的时候，听众们就会自发地接上几句。

嗯？你知道吗，这几乎就像柏拉图让奴隶男孩做数学题一样。穆尔这里让奴隶男孩女孩们做音乐题。而且他们似乎知道这音乐最终会走向何方。

是啊，你会说，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控制不住自己。你一直在帮助自己。尽管你帮助自己的行为已经取决于你一路以来给予自己的其他帮助，而那些帮助又是由……决定的。

当然，你的思维方式如此固定，遵循着某些既定的模式，所以我并不意外你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大卫。这正是大卫一贯擅长的那种好问题。由此可见，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为什么？嗯，我猜斯宾诺莎会这么想。我有点紧张，不敢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可能会觉得我的问题不出所料地很蠢之类的。你刚才也这么说过。

我不喜欢斯宾诺莎理性主义倾向的一点是，他们似乎被关在壁橱里太久了。因为他们似乎完全不考虑经验。我的意思是，他们的确用理性手段解释经验，但另一方面，有时候我真想摇醒他们，告诉他们：不，并非如此。

我的意思是，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哦，等等。经验只是一种观点。

意见是一种模糊的概念。我觉得这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如同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如果这都不算混乱的想法，那什么才算？你透过镜子模糊地观察，但不会把它当作最终结论，直到看得更清楚一些。你知道，感官知觉的相对性是西方哲学早期就提出的一个古老概念。你是说？以相对性为例……

认真对待它。把它当作最终定论吗？不。单凭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你看，斯宾诺莎会那样回应。坦白说，我也会。而且我认为，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也会那样回应，并认为仅仅依靠原始经验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必须充分分析自己的经验，才能筛选、整理并得出结论。当然，你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你不喜欢那种凡事都先验的理性主义者。是啊，我也不喜欢。我现在只是在扮演反方角色。

但你不喜欢那种认为一切都是先验的理性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欣赏至少有些东西是先验的这一事实。而且，经验也不足以说明一切。死一般的寂静，仿佛我杀了牧师似的。

经验主义真的那么神圣吗？概念似乎必须能够以经验的方式加以阐释。是的。没错。

好吧，你觉得哪些东西是无法翻译的？斯宾诺莎的哪些东西是无法翻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是说，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听起来像是一些混乱的思想，不是吗？现在，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他们被它吸引。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当我问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你会说，是的，当然是真心话。我说到做到。

你在诉诸逻辑。你是谁？你是杰克还是比尔？比尔。你是说比尔还是别的什么人？我说的就是比尔。

你是在诉诸逻辑。如果不诉诸逻辑，你就无法沟通。在一个需要参照任何特定对象的世界里，你就无法生存。

你无法确定你指的是这个还是另一个。逻辑描述了我们使用的每一种行为、思想或语言。逻辑的基本法则就是同一性法则。

A等于A 且非非 A。因此，若没有同一律，你就无法关注任何特定的 A。若非同一律，你就无法提出你的问题。

是的，这可以作为一个基础，但它未必能涵盖所有方面。嗯，难道还有什么经验领域不受它的影响吗？经验与具有特定身份的事物有关。现在，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或许你想表达的是，演绎推理、演绎证明更像是操练，而不是生活的实际策略。

是的，我认同。我同意。维特根斯坦也是这么说的。

这是他的修辞手法。我觉得说得对。但关键在于，操场上的队列训练能教会你生活中各种战术中必不可少的那种精准度。

换句话说，他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出一套人生哲学。当然，看看他最终会走到哪一步。

但为什么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做呢？嗯，因为当时存在认识论真空，你还记得吗？你看，由于权威危机——这是17世纪的主题，培根、霍布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都持此观点——在这种认识论真空下，答案就是科学。霍布斯说，你知道，我们如何才能让政治有科学依据，从而避免所有这些内斗？给政治一个科学基础。

你看？斯宾诺莎想要为生命哲学建立科学基础。现在，我猜你这么说的意思是，你认为为生命哲学建立科学基础不太实际，或者说不太可行。嗯，也不一定。

是的，从策略上讲，这确实可行，但我想接着问一句。难道你想要的不是幸福吗？这就是它奏效的地方。哦，现在你说你……但是你看，你现在反对的不是逻辑本身，而是他用这种逻辑得出的结论。

如果你反对这一点，你就必须找出他犯的错误的。哪里有无效的证明？哪些前提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你原则上认同逻辑规律，那么在某些前提下，结论自然成立。如果前提符合现实，结论也符合现实。明白了吗？所以，你看，在这方面我必须为斯宾诺莎辩护。

如果你说他对生活毫无影响，那又怎样？如果你说我不喜欢他的结论，不喜欢他得出结论的方式，那么具体来说，为什么不行？哪里出了问题？明白了吗？我希望我们能逐渐明白，如果你不喜欢斯宾诺莎的观点，你必须找出他逻辑中的漏洞。不要抛弃逻辑。那样就等于把洗澡水倒进了婴儿的肚子里。

如果你抛弃逻辑，你就什么都思考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你永远无法确定“我是我，我又不是我”到底是什么。你会真正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不，问题不在于逻辑本身，而在于他运用逻辑的方式。

现在，或许他所使用的这种科学方法并不适合用于人生哲学研究。好吧，为了理解他为何这样做，我们不妨将他置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探究他当时的认识论危机。他还能从哪里寻求慰藉呢？比如说，他的犹太信仰。

嗯，他做的不就是寻找他理解犹太信仰的依据吗？没错。你当然可以批评他，说他不是直接从旧约圣经入手，而是用这种方式来理解。你看，他对旧约圣经本身就有些疑问。

那篇论著，叫什么来着？《神学政治论著》，他写的那本书里，阐述了他对犹太教，尤其是正统犹太教的一些不满。所以他放弃了那条道路，也就是旧约启示本身。但是，旧约启示在谈到犹太教的人生观时，其意图是什么呢？嗯，它是为了向我们表明，爱神、顺服神就是蒙福。

所以，这就是他犹太教信仰的体现。我刚才一直在唱反调，因为我觉得在理解之前，我们不能妄加批评。你看，很多批评都源于不理解。

是的，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定义，因此也不同意他的一些公理。而且我对他的方法论整体上也会有很多不满。我认为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认识论上的真空问题。

是啊。他的宿命论到底有多彻底？他好几处都说怜悯和忏悔完全没用。所以……一方面，你可以说，我被炉子烫伤了手。

嗯，我不会为我的行为感到后悔。我会把手放回炉子上。你知道，何必为打翻的牛奶哭泣呢？他就是这个意思。

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的意思是，他是否留有从经验中学习空间？是的，你会受到它的影响。受到影响，但又不完全是……嗯，受到它的影响意味着存在一个因果过程，过去的经验会影响未来的行为。但是，当你谈到悔改，为某事感到抱歉，或者为他人感到抱歉，怜悯以及悔改，他会说，不，这些都是会让我们失去理智、无法保持清醒的情感。

所以过去不值得铭记。哦，他没说过去不值得铭记……这不是为了规划未来，只是……不，不，他没这么说。你看，悔改不仅仅是为了规划未来而铭记过去。

悔恨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强烈悔恨之情，它会束缚你。他大概是这么形容的。他似乎总是把这种情绪描述成一种极端状态。

嗯，是的，那或许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他对情感的论述，这样才能明白这一点。他区分了激情和其他一些情感。我想说……如果他认为怜悯和悔恨不好，那么在决定论的框架下，似乎你根本无法选择是否会产生怜悯之情。

或者说……嗯，你看，当你对自己说，既然事情已经定局，我除了感到懊悔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开始反思这件事，另一种思路开始在你的意识中浮现，这也决定了你的态度和反应。也就是说，我需要的不仅仅是强烈的情绪。现在，让我把话说清楚，你想要的是一个清晰明确的想法，明白吗？

所以，你确实采取了行动，这表明你有能力这样做。但有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自由意志。你看，因为你有能力这样做。

为什么？因为还有其他因果过程导致你这样做。你做某些事的原因有很多种。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推我，我可能就会从布兰查德楼的屋顶上摔下去。

我可以。我真希望不会。走着瞧吧。

但并非每个罐头都是我自由意志的选择。实际上，我对他的理性主义倾向有一些疑问。

是的。你之前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逻辑里有什么经验是找不到的？嗯，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不是全部，但很大一部分）我们认为的纯粹理性都源于经验，比如矛盾律。我的意思是，每当他们试图证明矛盾律时，他们都会诉诸经验，然后说，很明显，你看，这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里，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感觉很多东西都基于经验主义。我的意思是，很多理性主义实际上都根植于经验主义，因为即使是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也只能用语言来思考。让我先用他会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必须区分一个想法或信念的逻辑地位和我们习得它的心理过程。我的意思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是怎么学会一加一等于二的？哦，是通过观察这个，再观察那个。这个心理过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经验学习。

但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逻辑地位并非仅仅是一个经验概括。你看，我们并非总是能精确、清晰、明确地使用“先验”这个术语。我承认自己也有这样的疏忽，因为严格来说，“先验”这个术语指的是普遍的、必然的真理，这一点我们会在讨论康德时发现，而我一直把它留到那时再讲。

这是一个逻辑必然且不可能为假的普遍真理。你可能通过别人的告知而意识到这个真理，也可能通过某种经历而有所感悟。

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所处理的是许多先验真理，也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是普遍的、必然为真的真理。反驳它们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说我们通过经验学习它们毫无意义。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有一点，似乎正是这件事让我从某种程度上，在情感上，变得不一样。是啊，我也不喜欢这种感觉。每次读到斯宾诺莎的时候，我都会想，哦，斯宾诺莎，你知道的。

我宁愿读笛卡尔也不愿读莱布尼茨，但斯宾诺莎……难道我还要再读一遍斯宾诺莎吗？是的，福尔摩斯，你得读。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似乎是一种死气沉沉的哲学。

哇，哇。他刚才在说这会让人产生一种无目标感。是啊。

这几乎就像一种非常严格的……不，我不认为它提倡漫无目的。还有，别说加尔文主义的坏话。你这样做只会表达一些混乱的想法。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不，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像无关紧要了。有什么意义呢？感觉已经没戏了。

深奥难懂。是啊，很多东西都很深奥。数学就是。

但你要就此放弃数学吗？它或许晦涩难懂，但却极其宝贵且实用。你明白吗？他并不是说，哦，这是你了解这些结论的唯一途径。不，他只是想表明，在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科学方法下，这些结论是可以证明的。

嗯，如果你不想了解17世纪的科学思想，那你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误解。没错。但我同意你的观点。

这可不是我深夜想放松时喜欢读的那种书。不，我不会带着斯宾诺莎去度假。我有个研究生教授，一战期间他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带上了军队，在步兵穿越欧洲战场时，他一直把它揣在裤兜里。

偶尔也会这么做。有些人会这么做。但相信我，我宁愿和康德这么做，也不愿和斯宾诺莎这么做。

但顺便一提，如果你被绑架七年，身边有斯宾诺莎的思想，你肯定比身边只有一堆漫画书更能熬过这七年。那些人现在出来了，他们说，过去支撑他们活下去的，是他们脑子里装的那些东西。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七年。我得花七年时间才能把所有证明都搞清楚。

是啊，但也有人乐在其中。我有个朋友，艾伦·多尼根，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大约一年前去世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哲学家，大约15年前皈依了基督教。我的意思是，他最后写的一本书就是关于斯宾诺莎的。

我想找到那本书，好好读一读，看看他对斯宾诺莎做了些什么。但他对斯宾诺莎确实很热情。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思维非常固执的人。

是的，那是在讨论人们对斯宾诺莎感兴趣的心理原因。而你对斯宾诺莎不感兴趣也是有心理原因的。如果你思维敏捷，或许你会对斯宾诺莎感兴趣。

但很显然，有人喜欢斯宾诺莎，也有人不喜欢他。顺便说一句，我很高兴我们展开了这场辩论，因为我正在计划下次的讨论。这种反应总是在课程进行到这个阶段时出现。

我原本打算下次谈谈这种形而上学探索的意义和目的。所以你帮我省了不少事。因为如果你说了，就能在这种讨论中把这些都表达出来。

说几句要有效得多。我并非自诩思维敏捷，但我确实与东方思想有所关联。

这让我开始想要了解犹太思想中一些东方的影响。这些影响究竟有多大，或者是否源于……我听说过一些关于犹太逻辑、希伯来逻辑以及整个块逻辑概念的写作。他们更容易接受我们这些受希腊思想熏陶的人所难以接受的那种悖论。

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它为研究……增添了全新的视角。请记住我之前在讨论斯宾诺莎时说过的话。如果你想找一个泛神论哲学的典型例子，斯宾诺莎的理论是最严谨细致的。当然，并非所有泛神论者都采用这种科学方法。

当然，东方泛神论似乎并非如此。但研究斯宾诺莎的价值，除了其历史价值和影响等等之外，还在于了解泛神论的内涵。从你所反对的观点，比如他的决定论，我推断你已经理解了泛神论的精髓。

你看，这确实有所体现。东方泛神论的影响在19世纪的一元论形而上学中比在这里更为明显。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只要人们遵循理性生活，他们就总能达成一致。

然后他接着说，那些意见一致、遵循理性的人，彼此之间才有用。我猜，这暗示着那些不讲道理的人毫无用处。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支持暴政思想吗？我想没有。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他如此拥护理性统治，你知道，那种煽动情绪、源于激情的暴政，绝对是他最不愿看到的。是的。

既然你拍了我今天的讲座，那也行，讲座有时候就该被拍下来。不是拍讲师本人，只是拍讲座内容。我看看能不能把我原本打算讲的关于这种形而上学体系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总结一下。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莱布尼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这三位，是认识论上、先验知识领域中最伟大的三位理性主义者。他们是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理性主义者。

根据自己定义中体现出的某些先验观念来解释世界。没错。这就是有时被称为思辨形而上学的东西。

思辨”一词并非指天马行空的臆测（那是想象），而是指用心灵之眼清晰而明确地看待事物。思辨形而上学。我想，这正是你所看到的。

这种思辨形而上学，即构建现实图景，往往会引发关于表象与现实关系的问题。表象与现实的关系。斯宾诺莎说，事情就是这样，你会说，是啊，但是，你知道，我得倒立着才能替斯宾诺莎回答这个问题。

你谈论的是你眼中的表象，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关于表象，我们只有一些混乱的概念。那么，究竟是什么催生了这种思辨形而上学，从而在表象与现实之间制造了如此巨大的张力？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表象世界的认知存在问题。

他们所处的经验世界存在问题。你看，他们所处的经验世界，简直是知识的真空。

权威真空。看到了吗？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这一点在莱布尼茨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它会来的。你明白吗？所以他们试图做的，是解决他们所处世界，他们经验世界中的问题。你明白吗？通过诉诸某些普遍且必然的真理。

现在，这些人中有一位同时代的人物。他是一位法学家吗？法理学。

雨果·格劳秀斯。荷兰思想家。百年战争时期。

宗教战争。天主教与新教之争。席卷欧洲。

你看，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各地都爆发了宗教冲突。那么英国呢？英国革命的根源——宗教冲突——又是什么？在托马斯·霍布斯的时代，情况又是怎样的？

你看，欧洲也是如此。格劳秀斯所做的，是寻求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要性基础，寻求能够规范和限制战争行为的法律。

普世且必要，而非党派之争。明白了吗？这不是宗派观点，而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东西。明白了吗？嗯，这就像过去40年的东西方冲突。

达成协议、避免战争的唯一希望是什么？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普遍共识的议题。如果找不到，就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而达成普遍共识的唯一意义似乎就是生存。

我们想生存，他们也想生存。所以我们陷入了僵局。你看，这就是威慑政策。

现在，僵局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必要了。但关键在于，当存在观点冲突时，解决冲突、避免冲突的唯一途径，就是回归初心，寻找一个普世价值。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努力的动力所在。

换句话说，思辨形而上学的动机非常非常实际。在斯宾诺莎那里，这一点不太明显。坦白说，我认为斯宾诺莎的动机源于他自身的经历：作为一个生活在基督教新教世界的犹太人，他曾是西班牙大屠杀的难民，生活在自由的荷兰，但作为一个不墨守成规的犹太人，他却被当作无神论者对待。

你明白吗？要知道，在当时，这往往是死罪。在荷兰或许不是，但在某些地方是。那么他到底在做什么呢？他试图为普遍真理提供科学依据。

你明白了吗？是的。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动机所在。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其中一些动机是出于护教目的。

与其说是斯宾诺莎，不如说是笛卡尔。其动机源于中世纪世界观崩溃后对新世界观的渴求。需要阐明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并探究其发展方向。

你看，因为人总得有个生活哲学。科学似乎占据主导地位。这或许是人们对新的认知方法抱持乐观态度的结果。

科学方法。好吧，让我们看看它能把我们带向何方。它能否推广到其他领域？正如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所思考的那样，今天的人们仍然秉承着科学自然主义的传统进行思考。

你看？所以，他们的动机非常务实。你会质疑这些假设，但这和质疑项目本身是两回事。

你看？坦白说，在当代哲学中，我们迫切需要思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提供替代方案，以取代当代美国哲学中已经或正在被精心构建的那种科学自然主义形而

上学。你看？现在，我们在宗教哲学领域已经看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替代方案。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认识论领域围绕这一点做了很多研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形而上学方面的进展。

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世界观、科学观念和方法论都在发生改变。不要轻视理论。你明白吗？理论指导实践。

它是一种创造可能性的理论，也是一种批判徒劳实践的理论。思辨形而上学是一种理论建构。

这种情况在各个学科都存在，而且必须存在。你看，这对于任何研究领域的进步都至关重要。

好了，我的演讲就到此为止。至少我讲了五分钟。不，听着，这真是一场精彩的讨论。

我认为，全国任何一所高校的哲学老师都会乐于组织这样的讨论。这真是一场精彩的讨论。